

来源：第一财经

被公然宣布断绝“父子关系”后，还有接近60亿元应收款、业绩补偿款没要回来，实际控制人又突然宣布破产了。流年不利的华映科技，在业绩巨亏之后，又遭到实际控制人当头一记闷棍。

华映科技9月19日公告称，由于资不抵债，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导致无法继续营运，9月18日，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华映管”）已依中国台湾地区公司法规定申请破产。

截至2019年6月底，尽管持有华映科技26.37%股份，为第一大股东，但中华映管却不承认这一关系。早在2019年2月，在撤走派驻的董事、监事之后，中华映管就已声称丧失了华映科技的控制权，不再承认双方的关系。

中华映管单方面断绝关系的做法，是否是为“赖账”而做的准备？根据披露，截至2019年6月底，华映科技尚有应收中华映管的账面余额为28.8亿元、业绩承诺补偿款30.29亿元未曾支付。不仅如此，中华映管撤离之后，高度依赖实际控制人的华映科技，将何去何从？

大股东欠款近60亿

华映科技9月19日公告称，由于资不抵债，债权人竞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土地、建物、设备等资产，已无法继续生产、营运，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华映管”）已在此前一天，依中国台湾地区公司法规定申请破产。

刚刚破产的中华映管，是华映科技的实际控制人。华映科技前身是1993年上市的闽闽东，2010年初，闽闽东重组以4.36元/股的价格，发行5.56亿股，收购中华映管全资子公司中华映管（百慕大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华映百慕大”）等持有的四家子公司75%的股权后，更名为华映科技。截至2019年6月底，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7.29亿股，占比26.37%，为第一大股东。

实际控制人的破产，在华映科技来得并不突然。中华映管、华映百慕大2018年12月13日公告，均已发生债务无法清偿之事，向当地法院申请重整及紧急处分。2019年7月29日，中华映管的紧急处分、重整申请，均遭当地法院驳回。

实际控制人的突然破产，将华映科技推入了危险境地——尚未收回的数十亿元欠款，一下子就没有了着落。

中华映管拖欠的巨额款项，主要来自两部分，其中一部分是关联交易形成的应收账

款。年报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12月底，华映科技的应收账款余额共计32.19亿元，其中31.3亿元来自中华映管，占比97.26%。

中华映管拖欠的上述应收款，2018年就已逾期。截至2018年11月底，华映科技应收中华映管款项余额折人民币约31.5亿元，同期逾期金额折人民币 17.61亿元。截至2019年6月底，应收中华映管的账面余额为28.8亿元，计提金额则达27.89亿元，计提比例高达96.79%。

除了上述应收款，中华映管还有巨额业绩补偿承诺，未向华映科技支付。根据重组时的承诺，自2010年起，华映百慕大等要确保上市公司每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%，不足部分由华映百慕大以现金补足。若后续关联交易金额比例恢复至30%以上（含30%），仍须确保上市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%，不足部分由华映百慕大补足。

但2018年年报显示，华映科技当年的液晶模组业务公司模拟合并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为-123.89%。要满足不低于10%的净资产收益率，对应的净利润需达3.67亿元，而2018年该业务净利润巨亏26.63亿元。按照承诺，华映百慕大需要以现金补足30.29亿元。

按照上述数据计算，截至目前，拖欠的应收款、业绩承诺补偿款，中华映管尚未偿还的华映科技款项，合计金额已经达到59亿元上。

根据华映科技披露，2月12日，该公司为此向法院起诉，要求中华映管履行承诺补偿，并在3月底追加中华映管控股股东大同股份为被告。8月27日，中华映管、大同股份均请求法院驳回华映科技的起诉。

大股东蓄意赖账？

尽管已经对中华映管的大部分欠款进行了计提，但对华映科技来说，这可能仍旧远远不够。

随着中华映管进入破产程序，剩余的未计提部分、业绩承诺款，有可能将颗粒无收。

根据中华映管8月7日公告，因土地、厂房全数遭法院查封，且多数债权人业已取得执行名义，自7月30日起，中华映管之资产随时有遭查封、拍卖的可能。华映科技也称，从2018年年报、法律手段获得的其他信息分析，中华映管大部分资产均已抵质押，偿债能力有限。

根据公开信息，中华映管2019年3月曾向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提交一份重整概要，无担保债权人债权金额超过新台币30亿元以上部分，将按债权金额1%分次清偿，而华映科技对中华映管的应收款，即属于无担保债权。如果中华映管最终破产，追回的希望更为渺茫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中华映管方面，似乎并无偿还之意。早在2018年12月，就已留足了后手，撤离了派任的管理人员。

2018年12月17日，中华映管派驻华映科技的董事长林盛昌、监事刘俊铭辞职。公开信息显示，林盛昌1967年出生，台湾东海大学毕业，历任中华映管彩色桃园厂经营效率课课长、TFT生产技术中心桃园一厂厂长、中华映管总经理等职。

林盛昌的辞职，显然是为中华映管后续动作，以及进一步“赖账”做准备。2月12日，该公司召开董事会，认定其对华映科技已丧失控制力，中华映管与华映科技及其子公司已非母子公司关系，自2018年12月底华映科技不再编入合并报表。

根据华映科技2018年年报披露，中华映管抛弃其控制权的理由，包括股未过半、无董事会席次、无重要业务往来、无法参与及主导华映科技的重大活动决策、无指派主要管理人员等。但在此前后，中华映管持有的股份、华映科技股权结构，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。

中华映管的埋下的伏笔，远不止此。2014年年报显示，截至当年底，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4.98亿股，已质押3.81亿股。2017年，华映科技10转6之后，华映百慕大持股数量增至7.29亿股。截至2018年底，已质押数量为7.28亿股。到了今年6月底，质押股份下降到6.22亿股，质押数量有所下降，但全部处于被冻结状态。

业务模式崩塌

中华映管走向破产，对华映科技的影响，还不仅仅是巨额欠款可能打水漂。更为严重的，是对这家公司的业务模式的巨大冲击。

目前来看，华映科技的资金状况尚可。截至2019年6月底，尽管比年初大幅下降17.6亿元以上，但该公司货币资金仍有35.2亿元，除了14亿元的长期借款外，并无其他短期金融负债。

但华映科技的问题，不在资金，而在于业务模式的崩塌。华映科技的业务，是订单、销售两头在外的代工模式。以2018年为例，其营业收入中，代工、进料加工收入32.47亿元，在营业收入中占比达77%左右；2015年、2016年则达到61%、85%

以上。

而代工、进料加工业务，又主要依靠实际控制人。根据当初方案，从2010年起，华映科技每个会计年度内的关联交易金额，占同期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，须降至30%以下（不含30%），但直至中华映管撒手而去，这一问题仍未解决。

公开数据显示，2015年至2017年，华映科技向中华映管销售收入32.6亿元、22.5亿元、27.2亿元，在营收中占比高达60.34%、51.07%、55.65%。此外，2016年、2017年，向中华映管进行的采购，占比也达到26.47%、15.42%。

年报数据显示，2018年，华映科技与中华映管及其相关方发生的日常经营中，涉及的原材料采购关联交易金额占同期同类交易金额的30.92%，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关联交易金额，占同期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为53.25%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在中华映管陷入困境，并宣布脱离“父子关系后”，华映科技的营业收入一落千丈。2019年上半年，华映科技公司合并营业收入7.74亿元，同比下降66.17%；合并净利润亏损7.12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加亏损4.4亿元，同比下降162.34%。

事到如今，华映科技将主要希望，寄托在子公司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（“下称华佳彩”）身上。华佳彩的主要业务，是薄膜晶体管、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、彩色滤光片玻璃基板等高新面板。

此前，福建省海丝纾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已向华佳彩增资6亿元。此外，莆田市政府以六年为期，向华佳彩投资金额120亿元的项目，每年补贴4.4亿元。其中，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的补助，已累计收到3亿元。

不过，华佳彩目前处境也不乐观。华映科技称，由于固定成本高、产能爬坡期长、新产品客户认证周期较长、产能利用率较低等原因，华佳彩2018年亏损约16.73亿元。2019年上半年，华佳彩营收仅2.52亿元，净利润亏损4.11亿元。